

「新世代團體」的前傳

未正式宣布參選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聲東擊西地指自己的執政風格是「講得出做得到，做不到不講」。「講得出做得到」自是任何領袖所肩負的承諾，但「做不到不講」卻值得商榷。一個小職員在辦公室，心想做不到固然不講，做得到的也不隨便揚聲，無他，為免加大工作負擔，或怕過度提高上司期望，徒增無謂壓力。

但是，口出此言的是即將宣布參選，冀望帶領香港跨過回歸十年門檻的現任行政長官；此話反映的謹小慎微，令人憂慮新一屆政府為了不沾手自我設限為「做不到」的議題，固繼續路徑依賴，繼續視社會重塑香港共同願景的聲音為不切實際。

特首做不到不講？

希望這是特首面對選舉工程微觀操作的快人快語，並非迴避香港宏觀發展失去寸進的有感而發吧！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刻下很多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政策，當初都是為政者未知是否真正有效、真正做得到時便先講先做。當年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如是，台灣發展成半導體產業中心亦如是，即便是民生措施如北京破全國天荒要公車大減價，也是中國特色的「講得出做得到，做不到的只要講出也做得到」。

當然，背後最大分別的，是上述的全是由上而下的官僚式政治模式推導的產物。在今天，香港像周遭不少社會經濟已發達的大城市一樣，市民開始表達要共同「擁有」城市的身份，共同「締造」城市的價值，而非只滿足於威權政府像父母對小孩一樣提供衣食和生活的一切便利。因此，講出來的東西是要有民意醞釀，做不到的話便要加強政府的執政和協調能力，若單靠公僕的識才預計解決不了，便要夥拍建制外的專才和領袖們協力工作。

正如筆者早前評論天星事件時所言，除非我們的特首與決策班子認為香港仍要在可見的將來單單做一個「買辦式」的城市，以掏空自己文化來迎合各種各樣功能需要。若不，一個新的特首應帶領社會討論的不只是天星碼頭，不只是四百九十六幢歷史建築，而是政府與民眾如何認知我們城市的身份。關在冷氣房中制訂政策，是不能達到理性的社會選擇的！這是一個問題。

但令人神傷的是，做不到不講的，不單是在位特首，也包括輿論界。近日特區政府委任了幾位來自三十會和 Roundtable 成員入保物古蹟諮詢委員會，便引起輿論界的追逐；但記者們追逐的並不是搞手們的組織特色、理念和實踐，而是被委任者的家境、政治背景，當然，最自然不過的是以陰謀論的思維方式推敲這些團體下一步如何被政府「吸納」。於是殊途同歸，三十會、Roundtable 變成政黨，或隨核心人物進入建制而解散，是早晚的事。

當然，亦有作者如沈旭輝、何靜瑩分別在《明報》及《信報》撰文，嘗試以社會資本的視角剖析這些新世代團體的「力之所在」，但所採用的普特南的社會資本定義卻有欠充分，以致忽略了所謂社會資本以外，這些新團體要掌握話語權還需注意的基本要素。

正確理解社會資本

為免把社會資本概念囫圇吞棗，先要明白資本化，即是把掌握的資源在市場投資並指望回報。而社會資本最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現於人前時，亦是隨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以教育和知識積累為人力資本積累）之後興起的概念。與前兩者不同，不同的學者對社會資本的源起和作用有不同的定義，但大體上都同意它不是源自於個人的，而是嵌入於其社會關係中的潛在資源，掌握和運用社會資本以達到目的是研究的焦點。

哈佛普特南的《獨自打保齡》，固然是對美國社區和社會參與程度下降的一個很好的註腳。但正如台灣學者林南所言，在普特南形容一些舊的社會紐帶分崩離析的同時，有另一些模式的社會動員在發生。

新世代團體·二之一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三十會核心成員、Roundtable 成員
www.30SGroup.org